

## 《清華簡·五紀》「黃帝戰蚩尤」 兵學字詞考釋<sup>\*</sup>

洪德榮

(海口) 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 摘 要

《清華簡·五紀》中有關「黃帝戰蚩尤」的記載，是關於華夏文明、古代傳說和古代兵學的戰國楚地出土文獻資料。《五紀》中對蚩尤的記載，可以和傳世文獻做對比，作為認識古代傳說的不同視角。《五紀》對於古代兵學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除了對蚩尤和古代兵學的關係做論述，也對簡文中「錐、方、圓」三種陣式的形態和名義進行考辨，並將「匜」讀為「拒」；「𠄎」讀為「舉」；「弗」讀為「蔽」；「𠄎」讀為「圜」，「匜」、「𠄎」、「弗」、「𠄎」四字應是軍隊士卒在作戰基本戰技上的操練，可與簡文中的呼號記載相互對應。

**關鍵詞：**華夏文明、蚩尤傳說、古代兵學、《五紀》

---

<sup>\*</sup> 本文得到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第七批課題：《中國古代兵學與華夏文明關係新探》（Y2020-13）及「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資助專案「簡帛及傳世文獻中的兵家學派研究」（專案號G3454）資助，為項目階段性成果。

# Explanation of Military Terminology Words and Phrases from “Huangdi (黃帝) Battles Chiyou (蚩尤)” in the *Qinghua Bamboo Slips* “WuJi (五紀)”

Hong De-rong

(Haikou) College of Literatur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 Abstract

The record of “Huangdi's Battle against Chiyou (蚩尤)” in the *Qinghua Bamboo Slips* “WuJi (五紀)” is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he Chu reg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lated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ancient legends, and ancient military studies. The record of Chiyou (蚩尤) in the “WuJi (五紀)”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ing literature a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cient legends. The “WuJi (五紀)” als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military studies.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you (蚩尤) and ancient military studies, it also examines the forms and names of the three formations of “cone, square, and circle” in the simplified text, and reads “匱” as “Ju (拒, Blocking)”; Read “𢆶” as “Ju (舉, Take it up)”; Read “𠂔” as “Bi (蔽, Cover up)”; The word “Huan (𡗗)” can be read as “Huan (圓, Around)”, and the four characters should refer to the basic combat techniques practiced by soldiers in the army, which can correspond to the call sign records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ext.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you legend, ancient military studies, “WuJi (五紀)”

## 一 引言

華夏文明博大精深，「華夏」之名見於《左傳·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正義》釋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在今天則成為民族及文化的代稱。而「兵學」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密切相關，比如黃帝與蚩尤大戰的傳說為人熟知，此一傳說象徵著上古文明的發展過程，也被視為是中國軍事歷史的一個反映。

學者對於中國古代兵學和華夏文明的關係已有不少關注，都涉及了對傳世文獻的詮解，亦結合出土文獻予以解讀，並將兵學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sup>1</sup>而對於華夏文明的研討，也有的豐碩成果可供認識。以往與兵學文獻有關的研究，多聚焦在語言考釋、文獻整理及哲學思想，結合出土與傳世文獻重新關注華夏文明和古代兵學的起源發展問題，尚有拓展的空間與價值。

## 二 《五紀》簡文的價值

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十二輯收錄的「五紀」篇中，抄寫了關於「黃帝戰蚩尤」的內容，與中國兵學的起源發展有密切關係，簡文中關於蚩尤身份的記載，是對古史傳說認識的重要突破：

黃帝又（有）子曰寺=蚩=（蚩尤，蚩尤）既長成（簡98）人，乃作為五兵。（簡99）

此前關於蚩尤的出身，有炎帝之子（《路史》）、赤帝之臣（《逸周書·嘗麥》）、黃帝之臣（《管子》《越絕書》）或神農之臣（《世本》宋衷注）等多種說法。簡文說蚩尤是黃帝之子，這是我們前所未見並且始料未及的。<sup>2</sup>

<sup>1</sup> 張文儒（《中國兵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分析先秦兵家的思想特點，並分析兵學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包括先秦諸子與現代意識等方面。黃樸民（《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從先秦到兩漢軍事的發展與戰爭觀念來分析兵學文化。田旭東（《古代兵學文化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討論兵學的發展、兵家的思想特點、兵學的流傳與文化等方面。

<sup>2</sup> 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黃帝故事〉，《文物》2021年第9期（2021年9月），頁92。

「五紀」中有關「黃帝戰蚩尤」的記載，程浩已做了初步介紹：

「黃帝戰蚩尤」故事展開，而且其中許多細節可與已知的其他文獻相對讀。如簡文載蚩尤作五兵，將以征黃帝，見於王家台秦簡《歸藏》勞卦卦辭「昔者蚩尤卜鑄五兵」，以及《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

《五紀》篇多了對話、號令以及細節描寫，內容更為生動豐富。而簡文中參與抵禦蚩尤的，除了「女魃」（簡文稱「鬼魃」）外，還有天神「高畏」以及四荒等黃帝輔臣，並且有明細的分工。<sup>3</sup>

可見《五紀》簡文的記載亦是「蚩尤作兵」之說，再加上文本為戰國竹書，不論是材料時代較早，還是所記載的內容與傳世古書有異，《五紀》對於中國古代兵學及華夏文明的探討，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筆者認為對於《五紀》中記載的「黃帝戰蚩尤」，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詮解，一是簡文內容表示的兵學意義和文本形成；二是當中反映與軍事相關的制度；三是對於出土文獻簡文字詞的考釋。

### 三 《五紀》簡文的兵學思想意義

在《五紀》中，與「黃帝戰蚩尤」有關的簡文大致在簡97至簡120，除了如學者指出的「簡文接下來對黃帝事蹟的描述，基本上圍繞著古書中屢見不鮮的『黃帝戰蚩尤』故事展開，而且其中許多細節可與已知的其他文獻相對讀。」<sup>4</sup>

筆者認為簡文的記載基本顯示了一些在戰國時期流傳的兵學思想，至漢初的銀雀山漢簡中仍有留存記載，比較明顯的一點是與軍陣、陣法有關的內容，在兩種簡牘中都有相似的記載，足見錐、方、圓三種基本陣法的源遠流長，也具有實際運用的價值，與陣法有關的記載也不脫這個範圍。

「黃帝戰蚩尤」中另一個比較特殊的內容就是關於軍樂（呼號）的記載，古代傳世兵書中對於軍樂的記載是比較缺乏的，但從《兵書略》所著錄的圖書看來，沒有明確顯示哪一些類型的兵書主要記載軍樂，但可能和涉及部隊訓練的兵技巧關係較為密切。因此筆者認為「黃帝戰蚩尤」簡文的記載，展現戰國

<sup>3</sup> 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黃帝故事〉，頁92。

<sup>4</sup> 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黃帝故事〉，頁92。

時期兵學思想的特徵，當中也可能和孫子兵法的思想系統有關。

#### 四 簡文中反映的軍事制度

程浩舉出「黃帝戰蚩尤」簡文內容可分為「蚩尤之師的陣法與號令」「黃帝之師的圖騰與軍旗」「軍事訓練與軍舞戰歌」等初步的分類，並認為「就本篇而言，陣法、號令、旗幟等與軍事指揮相關的內容屬於『兵形勢』，軍舞、戰歌等軍事訓練則是『兵技巧』。」程浩對於簡文內容的分類討論基本可從。

關於古代兵學中的陣法，雖然在兩漢以後的傳世兵書中也有一定的記載，但從推源的角度來說，先秦兩漢的兵書對陣法的記載比較缺乏，《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及圖九卷，但今本的《孫子兵法》僅存十三篇，圖佚失，今本的內容和其他著名的傳世兵書相似，並沒有專門對於陣法的詳細論述，而是理論性的定義，或者將「陣」作為排列布陣之意來敘述，例如《孫子兵法·軍爭》：「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司馬法·定爵》：「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尉繚子·天官》：「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尉繚子·兵令上》：「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傳世兵書已有記載的不足，對於古陣法的研究是十分可惜的闕漏。但所幸《銀雀山漢墓竹簡》中有《孫臏兵法·八陣》及被列為《佚書叢殘》篇中的《十陣》《十問》，其中包括陣式的名稱及內容論述，是研究古陣法不可或缺的珍貴材料。傳世兵書中對於「軍旗」「號令」「軍事訓練」「軍舞戰歌」的記載也有與陣法類似的情況，對於上述傳世兵書中的闕漏之處，新的認識和解讀都有賴於新出土文獻材料。<sup>5</sup>

#### 五 簡文中的兵學字詞考論

將「五紀」中「蚩尤戰黃帝」要討論的簡文部分抄寫如下：

<sup>5</sup> 參拙作：〈《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官一》考釋三則〉，中國文字學會《中國文字學報》編輯部編：《中國文字學報》第八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55-164；〈《上博（九）·陳公治兵》兵學字詞考論〉，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主編：《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4期（2018年12月），頁66-75；〈《清華簡（七）·晉文公入于晉》中的軍旗考論〉，《殷都學刊》2021年第一期（2021年1月），頁31-36。

黃帝又（有）子曰寺<sub>𧈧</sub>（蚩尤，蚩尤）既長成<sub>【九八】</sub>人，乃乍（作）為五<sub>𧈧</sub>兵<sub>𧈧</sub>（五兵。五兵）既成、既磨（礪）、既礪、既斂（銳），乃為長兵耑（短）兵，乃為右（左）畧（營）右畧（營）。兗（變）指（詣）進退，乃為虐（號）嬰（班）：<sub>【九九】</sub>𧈧（設）錐（錐）為盍（合），虐（號）曰武戡（散）；𧈧（設）枋（方）為尚（常／上），虐（號）曰武壯；𧈧（設）員（圓）為謹，虐（號）曰易（陽）先。

程浩對簡文做討論認為：

簡文的「變詣進退」指的是在進、退等不同的作戰階段要變換不同的隊形陣法。而下面所說的「設錐為合」、「設方為常」、「設圓為謹」，就是具體的陣形及其行用的場景。

錐、方、圓作為陣法見於銀雀山漢簡《十陣》，其云：「凡陣有十：有方陣，有圓陣……有錐行之陣」。對於這些陣法如何使用，該篇也有描述：「方陣者，所以剗也。圓陣者，所以搏也……錐行之陣者，所以決絕也。」以此為參照，可知簡文所載蚩尤創設的陣法中，「設錐為合」即使用錐形陣來合兵攻堅。「設圓為謹」大概是說駐守戒備時要保持圓形陣。銀雀山漢簡《十問》云：「敵人圓陣以胥，因以為固」。可見圓形陣在防守時確是行之有效的。<sup>6</sup>

「錐、方、圓」屬於古代陣法中的基礎陣式，在銀雀山漢簡《十陣》《十問》簡文中都有對此的記載，可以和《五紀》簡文作對比討論，由此進一步認識古陣法。筆者認為簡文中對「錐、方、圓」三種陣式以「設『某』為『某』，號曰『某某』」的敘述，應該理解為「布置（設置）某個陣式，應用在某個情勢，此陣式可稱為『某某』」。此一理解有助於對此處陣式意義的討論。

### （一）《五紀》：「設錐為合，號曰武戡（散）」

《五紀》：「設錐為合」，以「錐」為名的陣法在傳世文獻中有記載，在《銀雀山漢簡·十陣》中有「錐行之陣」，《十陣》對錐行之陣的敘述是：

<sup>6</sup> 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陣法、儀仗與軍舞戰歌〉，頁232。

錐行之陳（陣）者，所以決（決）絕也。一五三三

上引簡文中的「絕」應為斷、隔開之意。<sup>7</sup>而對於「錐行之陣」更詳細的敘述為：

錐行之陳（陣），卑（譬）之若劍，末不閱（銳）則不入，刃不溥（薄）則不剗，本不厚則不可以列陳（陣）。是故末必閱（銳），刃必溥（薄），  
一五四一本必鴻（鴻）。然則錐行之陳（陣）可以決（決）絕矣。一五四二

《十陣》簡文以「劍」體的形態來比喻錐行之陣，使用的意象很具體，此陣具備「末銳則入」「刃薄則剗」「本厚則列陣」三個特點，因此錐行之陣整體看來是陣式前端人少，可能著重於精銳進攻，故簡文言「末銳則入」；陣式的一側也安排較少的兵力，「刃薄則剗」的「剗」有截斷之意，說明了陣式以攻為主的特點，此陣式的主體還是需要足夠的兵力以維持陣式的構成，故簡文言「本厚則列陣」，由此看來，錐行之陣整體是以攻擊為主的陣式。<sup>8</sup>

在《銀雀山漢簡·十問》中則有「銳陣」：

交和而舍，適（敵）人氣（既）眾以強，亟（勁）走（捷）以剛，兌（銳）陳（陣）以胥，𡗗（擊）之奈何？

「錐」為一端窄，一端較寬的器物，也可以用來形容類似形態的事物，「錐」一般也指尖銳似錐形的東西，《荀子·議兵》：「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因此由《十問》《荀子·議兵》看來，「銳陣」也是一種主要於進攻的陣式。因此「錐陣」和「銳陣」，兩者的性質可能相近或同為一種陣式，只是命名不同。

《五紀》說「設錐為合」，「合」在古書中有交戰之意，《左傳·成公二年》：「自始合而矢貫余手。」王充《論衡·福虛》：「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十問》說的「交和而舍」也是兩軍交戰的意思，《孫子兵法·軍爭》：「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因此錐陣是用在交戰進攻的，可能是一種比方陣更突出在進攻作用的陣式。

<sup>7</sup> 參瀋陽部隊《孫臏兵法》註釋組：《孫臏兵法》〈註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100。

<sup>8</sup> 參拙作：《〈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官一〉考釋三則》，頁155-164。

「號曰武戔」，整理者將句中「戔」釋為「散」，與上字讀為「武散」，「武散」之意不易確解，「散」或可讀為「顯」<sup>9</sup>，「武顯」或指錐陣用於進攻作戰時有較明確的效果。

## （二）《五紀》：「設方為尚（常／上），號曰武壯」

在《銀雀山漢簡·十陣》簡文中也有對「方陣」的記載：

枋（方）陳（陣）者，所以剗也。一五三二

整理者指出《說文·首部》：「𠂔，截也。」或體作剗。《廣雅·釋詁一》：「𠂔、剗，斷也。」《周書·大明武》：「方陣並功（攻），云何能禦？」此處簡文云：「方陣者，所以剗也」，這都說明方陣是主攻的。<sup>10</sup>又另一段對方陣說明的簡文：

枋（方）陳（陣）之法，必𠂔（薄）中厚方，居陳（陣）在後。中之𠂔（薄）也，將以吳也。重□其□，將以剗也。居陳（陣）在後，所以□—

五三五·····

方陣具有「必𠂔（薄）中厚方，居陳（陣）在後」的特點，整理者也指出薄中厚旁，謂中間人少，旁邊人多。《武經總要》前集卷八《裴子法》云：「方陣正而厚。」又云：「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眾，用力者寡。」<sup>11</sup>「必𠂔（薄）中厚方」是方陣的特點，實以四方較多的士卒作為攻擊的主力，中間的人力勢必較為單薄，「居陳（陣）在後」之後的簡文殘損，意義不詳。

《五紀》所說的「設方為尚」，整理者將「尚」讀為「常」，若此應是指方陣用於進攻、應敵，為作戰常規的陣法。筆者認為「尚」或可讀為「上」，「設方為上」意為作戰布陣組織方陣最為重要。「號曰武壯」則指方陣在進攻作戰時的積極作用。

<sup>9</sup>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201。

<sup>10</sup>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190。

<sup>11</sup>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頁191。



### （三）《五紀》：「設圓為謹，號曰易（陽）先」

《五紀》中的「設圓為謹」，「圓」應指「圓陣」，是古代作戰中所運用的一種基礎陣法，在兩漢以後傳世兵書中關於圓陣的記載較多，其作用被認為與防守有關。

《銀雀山漢簡·十陣》對於「圓陣」的記載是：


員（圓）陳（陣）者，所以搏也。

「搏」，整理者釋為「專」或「團」，引《武經總要》前集卷八《裴子法》云：「圓（圓陣）勝牡（牡陣），猶眾勝散也。」《裴子法》以為圓陣之特點在於「眾」，與簡文所說相合。

圓陣將兵力集中則利於固守，故《裴子法》云「圓利守。」又云「圓陣無角，利以堅守」。可惜《十陣》中關於圓陣的敘述已經殘去，無法得知解釋與《十問》是否相合。<sup>12</sup>但目前至少可以確證圓陣的性質是以堅守防禦為主。因此《五紀》所說的「設圓為謹」，正與圓陣的使用和謹慎防守的態勢有關，可以作為對圓陣性質的另一種認識。而「號曰易先」，整理者將「易」讀為「陽」，「陽先」一詞意義未詳。「易」或可通讀做「佯」，「易」、「佯」兩字在語音上可通，讀「佯」其意為假裝、偽裝。則「易先」讀為「佯先」，結合上句的「設圓為謹」，可能以圓陣為謹慎作戰之法，並可稱作戰時偽裝為先，實為謹慎的陣法。

從陣法來看，《五紀》和銀雀山漢簡的記載基本相合，前面分析到可能是春秋戰國以來圓、方、錐三種基本陣式變化較小，被運用的也比較普遍，《孫子兵法》對陣法的記錄十分缺乏，唐宋以後對陣法的記載也可能不夠存古，因此出土文獻的記載對於陣法的認識非常重要。在《五紀》中的「黃帝戰蚩尤」，也確實反映了戰國時人運用陣法的情況。

再將「蚩尤戰黃帝」另一段簡文抄寫如下：

走𠄎（御）晉告，𠄎（呼）曰武壯，雁（應）曰正橫（匡），𠄎曰系（奚）堂（尚）。𠄎（措）𠄎（牙）[一六]奮（奮）肩（指），𠄎（呼）張（唱）：大盟（明）𠄎（彌）巨，匡廢𠄎（攝）韋（威），隴（融）𠄎

<sup>12</sup> 參拙作：〈《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官一》考釋三則〉，頁155-164。

均，秉句羊。纒（張）攷（施）大脣（振），右（左）匜（距）右匜（距），右（左）𪔐（牙）右𪔐（牙），右（左）弗（弼）右【一一七】弗（弼），進退以我，右（左）𪔐（營）母（母）化（過），右𪔐（營）母（母）化（過），走晉隹（唯）加。

本段簡文與軍舞戰歌等軍事訓練內容有關，程浩有解釋：

「走禦」即奔走禦侮之人，也就是參與作戰的兵士。他們在晉告之時，所呼、所應、所祝的為「武壯」、「正匡」、「奚尚」，與上文中蚩尤的口令有一些相似之處，有可能是兵士在操練過程中喊的口號。

「措牙奮指」，大概是兵士進行訓練時的神態，類似於現在所說的咬緊牙關、繃緊關節。「呼唱」所引領的八字「大明彌巨，匡廢攝威」，也是訓練中喊的口號。「大明」就是太陽，我們在下文中還將加以論證。「彌巨」形容的是太陽的光輝，「大明彌巨」乃是兵士們對自己赫赫軍威的標榜。而「匡廢攝威」，則是對軍隊使命的表述，類似於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時提出的口號「振興中華」。<sup>13</sup>

《淮南子·兵略訓》：「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簡文的「左距右距，左牙右牙，左弼右弼」，是說士兵像禽獸亮出爪牙一樣左右揮動武器。「進退以我，左營毋過，右營毋過」，是說部隊的進退有章法而不逾越。<sup>14</sup>

劉釗、李聰則對本段簡文有不同理解，認為：

我們認為簡文中「左距右距」之後的語句顯然是講戰鬥中的陣法。其中「距」、「𪔐」、「牙」三字都為陣法的名稱。

簡文中「左距右距」之「距」可讀為「拒」，其用為「方陣」之義。《左傳·桓公五年》「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杜預注：「拒，方陣也。」，「拒」的本字即是「規矩」之「矩」，矩本有「方形」之義。

簡文中「左𪔐」、「右𪔐」之「𪔐」應讀為「圓」，指圓形兵陣。《史記·

<sup>13</sup> 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陣法、儀仗與軍舞戰歌〉，頁235-236。

<sup>14</sup> 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陣法、儀仗與軍舞戰歌〉，頁237。

李將軍列傳》：「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三國志·魏志·田豫傳》「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陳，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簡文中「左牙右牙」之「牙」或是指錐陣。「牙」有尖利的特徵，典籍即常有「爪牙之利」之類的說法。前引《五紀》簡98-100與本段簡文雖分述蚩尤與黃帝之事，但其中關於陣法的記述則多可互相參照。簡98-100中有「設錐為合」、「設方為常」、「設圓為謹」，其中的「錐」、「方」、「圓」亦指陣法。「方」、「圓」正對應簡116-118中的「距」及「畧」，「錐」則可能與本段簡文中的「牙」相對應。

此外，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簡407：「□地□□用方，迎陵而陳用卦，險□□□□用圓，交易武退用兵，執□陳臨用方。」該段簡文中的「方」、「卦」、「圓」也皆指陣法而言。「方」、「圓」與簡116-118中之「距」與「畧」相對應。「卦」可能也應與「左牙右牙」之「牙」相對相應。「卦」字銀雀山漢簡原整理者認為其「疑當讀為『圭』，指圭形之陣」，「圭」上部多為尖頭，其特徵與「牙」相同。此也可佐證「牙」指錐陣的意見。

上舉這段簡文「左距右距」之後的話，應是指在戰爭中陣法的佈置。<sup>15</sup>

劉釗、李聰從陣法的角度來解釋軍事歌舞的內容，其說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更進一步認為本段簡文是描寫對部隊列陣排序的指揮訓練，指揮的過程以帶有韻律的口令，以清晰明確的口令進行操練的指揮。

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講述了孫子見吳王闔廬，吳王為考驗其軍事能力，將吳王的後宮佳麗作為士兵操練的故事為人所熟知，在傳中，孫子使用的是手勢的指揮（（孫子）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與鼓聲（「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來指揮隊伍，在幾次提示，訓練成效不佳之時，甚至斬首隊長樹立威信，訓練也順利完成了（「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筆者認為對比簡文中有「武壯」「正匡」「奚尚」等呼號，正是操練時所發出的呼喊，用以鼓舞士氣，因此簡文說到：「走𠂔（御）晉告，𠂔（呼）曰武壯，廂（應）曰正橫（匡），𠂔曰

<sup>15</sup> 劉釗、李聰：〈《清華簡五紀》訓釋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844>，發布日期：2021年12月8日。

系（奚）堂（尚）。」。<sup>16</sup>

至於簡文中的「匜」、「𠂔」、「弗」、「𦉳」等字，整理者將「匜」讀為「距」；「𠂔」釋為「牙」；「弗」讀為「弼」；「𦉳」讀為「營」，在語意上都有一定的道理。

筆者認為可將「匜」讀為「拒」，有抵抗、抵禦之意，在此應指操練防禦抵擋的動作；「𠂔」可釋為「與」，讀為「舉」<sup>17</sup>，從牙聲之字和「與」字互通在出土文獻中已為通例，此處的「𠂔」讀「舉」，應該和軍事操練的動作有關。

「弗」，整理者讀為「弼」，註釋則無說，「弼」有常用義「輔助」，於簡文中是否表此義，亦無詳說。筆者認為「弗」可讀為「蔽」，有遮掩、保護之意。<sup>18</sup>如：「掩蔽」、「蔽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雖然在目前所見的先秦陣法記載中未見以「蔽」為主的陣法，但是在軍事的演練操演中，練習躲避掩護，似也和作戰密切相關。因此簡文在「匜（拒）」、「𠂔（舉）」、「弗（蔽）」三種戰技操練後說「進退以我」，進退有序正是行伍訓練基本的素質展現。

整理者將簡文「右（左）𦉳母（毋）化（過），右𦉳母（毋）化（過）」中的「化」讀為「過」，「𦉳」在此則依劉釗、李聰之說讀為「圓」，無論是與圓義相通，或是解釋為環繞、圍繞，「圓」義應都與軍隊演練的狀態有關。「右𦉳（圓）母（毋）化（過）」可能指軍隊操練時排列的狀態。

「距」「𦉳」「牙」三字，劉釗、李聰之說認為是方、圓、錐三種排列的陣式。而筆者認為結合以上的討論，「匜（拒）」、「𠂔（舉）」、「弗（蔽）」𦉳（圓）」四字應是軍隊士卒在作戰基本戰技上的操練，這樣與簡文中的呼號記載可以相互對應，都是和軍隊士卒操練有關的，而不一定全指對應的陣法。簡文的記載對於理解古代部隊的訓練和制度，有一定的作用。

<sup>16</sup> 此外，程浩對本段簡文解讀也認為：

在解決了「呼祝」的釋讀問題後，便可知簡文所謂「變詣進退，乃為呼祝」，就是說蚩尤是用呼喊口令的方式來指揮軍隊轉換陣型的。「設錐為合，呼曰武散」，若要命令部隊用錐陣衝鋒，就喊「武散」；「設方為常，呼曰武壯」，若要命令部隊用方陣行軍，就喊「武壯」；「設圓為謹，呼曰陽先」，若要命令部隊用圓陣守備，就喊「陽先」。這種軍事活動中用人聲呼喊出的號令，到近代仍然在用，猶如今之「立正」「稍息」「衝鋒」等。

參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陣法、儀仗與軍舞戰歌〉，頁232。

<sup>17</sup> 白於藍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頁369-370。

<sup>18</sup>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908、602。

## 六 結語

中國古代兵學是華夏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傳統上理解並追溯這些記載，主要來自傳世文獻，歷來並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蚩尤與黃帝的故事，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清華簡·五紀》中記載的「蚩尤戰黃帝」，在軍陣、軍制、軍事文化等方面，對於中國古代兵學的研究帶來重要的資料補充，同時也能對理解華夏文明，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研究帶來重要的價值。

## 參考文獻

- 田旭東：《古代兵學文化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洪德榮：〈《上博（九）·陳公治兵》兵學字詞考論〉，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主編：《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4期，2018年12月。
- 洪德榮：〈《清華簡（七）·晉文公入于晉》中的軍旗考論〉，《殷都學刊》2021年第一期，2021年1月。
- 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官一》考釋三則〉，中國文字學會《中國文字學報》編輯部編：《中國文字學報》第八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張文儒（《中國兵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22年。
- 程 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陣法、儀仗與軍舞戰歌〉，《第三屆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青年論壇論文集》，重慶：西南大學，2021年。
- 程 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黃帝故事〉，《文物》2021年第9期，2021年9月。
- 黃樸民：《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 劉 釗、李聰：〈《清華簡五紀》訓釋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844>，發布日期：2021年12月8日。

瀋陽部隊《孫臏兵法》註釋組：《孫臏兵法》〈註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75年。